

## DONGHU·YUSI

## 杂花生树

## 成长

□ 夏春燕

仿佛只要我一抬头,欢声笑语就会从某扇窗户里飘出来。细细回想,也不过两三年光景,怎么就全变了呢?

是什么时候开始慢慢疏远的呢?是小学前那个暑假的最后一晚吗?那晚他们在门口挥手道别,都为明天还会如常相见。可时光早已不动声色地铺好了往后的路,随着年级一点点升高,各自的生活渐渐忙碌起来,能凑在一起玩耍的时光,就像慢慢收窄的溪流,越来越少,也越来越难得。好不容易盼来休息日,却总是你有你的安排,我有我的奔赴,你有时空我在忙,我得闲时你又不忙,总是凑不到一处。

有一次,两个小伙伴好不容易凑到了一块儿。听到小伙伴的声音,儿子连拖鞋都来不及穿,光着脚就冲到了门口,大声喊:“是小陶来了吗?”“哇!真的是你,我们来玩蛋仔盲盒吧,还有植物大战僵尸卡片……”儿子如数家珍,把近期新买的玩具一一展示出来。可开心了不到五分钟,小伙伴奶奶的声音又响起来了:“下一个培训班的时间到了!”

儿子不情不愿地送小伙伴到电梯口,依依不舍地问:“什么时候我们还能一起玩?”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小伙伴无奈地摇了摇头,闪着一双委屈得让人心疼的眼

睛,被奶奶半拉半催地带进了电梯。

“啪嗒”一声,电梯门缓缓合上,灯光静静落在金属面板上,泛着淡淡的冷光。儿子站在原地,小小的身影显得有些倔强,又带着几分委屈。楼道里的风轻轻吹进来,带着一丝微凉,让人不由得心头一紧。那一刻,我的心也跟着轻轻揪了起来,这,大概就是成长必经的模样吧。

下一次再这样无忧无虑地相聚玩耍,会是什么时候呢?儿子期盼的眼神,小伙伴不舍的模样,在我脑海里不停闪过,轻轻落在心上。我心里明白,这样纯粹又自在的相聚,会越来越难得。日子慢慢往前走,属于他们的小世界会悄悄改变,各自要奔赴的事情越来越多,能凑在一起嬉笑打闹的时光会一点点变少。终有一天,他们会在各自的路上越走越远,不再像此刻这样形影不离。他们正慢慢走进成长的旅程,身不由己,也渐行渐远。

一直到很久以后的某一天,他们会在这座或者那座城市的街头偶然相遇,客气而生疏地打声招呼:嗨,好久不见!然后,擦肩而过。

## 海棠花开

□ 张爱军

春风初起,寒意未散,正对校门的林荫道旁,几株尚未茁壮的海棠,悄无声息地绽放了。不与桃李争妍,不与群芳斗艳,只是安安静静地立在道旁,粉白相间,疏疏朗朗,像极了教育最本真的模样——清淡、矜持,于无声处,自有芳华。

驻足道旁,“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”的意境浮现脑海。三十六载教坛岁月,仿佛就在这“依旧”二字里,缓缓铺展。校园依旧,书声依旧,海棠年年如约,而我,已从青丝满头,走到了两鬓霜白。

步入叔同,正好二十载。那时校园里没有海棠,也未曾见过成片绚烂的海棠花,只有在教《只拣儿童多处行》这篇课文时——“眼睛突然一亮,那几棵大海棠树,开满了密密层层的小红花,这繁花从树枝开到树梢,不留一点空隙,阳光下就像几座喷花的飞泉……”,才对海棠心心念念。一如初登讲台的我,心有赤诚,却少了几分从容。总想着快一点,再快一点,把知识悉数教给孩子,把道理讲得透彻分明,却忘了教育原是一场静待花开的修行;如同海棠开花,要经春风,沐细雨,耐心等待,方能次第舒展。这时才懂,先生所言“先器识而后文艺”,原是最温柔的教育之道。

日子一年年过去,新的叔同校园终于栽下了海棠。它们的枝干日渐粗壮,绿荫也愈加密实。每到春日,“绿肥红瘦”景致便如约而来,新叶层层叠叠,花苞点点藏红,像极了教室里那些慢慢长大的孩子。我常常在阳光洒满校园的时刻,

驻留于那几株海棠树旁,一边看着体育尖子们刻苦训练,一边聆听教室里传来的琅琅书声,又禁不住拿出手机,定格下“枝间新绿一重重,小蕾深藏数点红”的景致。

一辈子教坛生涯,我见过太多孩子如海棠花一般,各自有着各自的盛开时节。有的早慧,一开便明艳动人;有的内敛,要等到风暖日长才缓缓舒展;有的看似平凡,却在细雨中自持风骨,恰有“海棠不惜胭脂色,独立蒙蒙细雨中”的姿态。李清照一句“知否,知否,应是绿肥红瘦”,不就启示我:好的教育,从不是把每一朵花都修成同一模样,而是让每一朵花都能按自己的时节开放。有的热烈,有的清雅,有的沉静,只要心向阳光,便都是好风景。

又是一年春风起,又是一年海棠开。春风拂过,花瓣轻轻飘落,落在讲台,落在窗台,落在我走过无数次的小路上。没有伤感,只有清宁;没有遗憾,只有安然。林清玄说:“常想一二,不思八九,事事如意。”教育一生,大抵也是如此——不求惊天动地,只愿每一颗童心都被善待,每一段成长都被守护。

校园的海棠花又开了。依旧是清清淡淡的粉,依旧是安安静静的美。它见证着叔同校园的岁月流转,也见证着我半生的赤诚与坚守。守着一树海棠,守着一群孩童,在书韵与花香里,静待每一朵生命自在绽放,不负春光。

## 奶奶养蚕

□ 毛保华

“妈妈,快来看,我的蚕宝宝做成茧了!”女儿欣喜地喊着。我乐呵呵地凑过去,和她一同分享这份小小的喜悦。望着眼前这几颗莹白圆润的蚕茧,恍惚间,眼前竟铺开一片雪白,儿时的呼喊声清晰响起:“奶奶,我们的蚕结成茧了!”思绪随之飘远,那个清瘦而忙碌的身影,也在记忆里渐渐清晰起来……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村里家家户户的自留地里都种上了桑树苗。大概过了两年,桑树枝繁叶茂,桑叶多了,便足够养蚕。每家都会根据自家桑树的多少,向村里预报要养的蚕种数量。

春暖花开的日子一到,奶奶就忙活起来了。她先打扫出一间屋子做蚕室,再把竹匾、竹筐、木架、剪刀、尼龙纸等一应器具,仔仔细细地彻底消毒。那时的空气里,总飘着一股浓浓的消毒水味道。整个蚕室要紧紧密闭两三天,这几天里,奶奶绝不允许我们这些小孩子靠近。等她觉得细菌都消灭得差不多了,才打开蚕室的窗户通风,再把消毒过的物件一件件搬到太阳底下暴晒。直到所有养蚕的器具都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和阳光的气息,奶奶才放心地把它重新搬回蚕室。

地里的桑树吸饱了春雨,拼命地吐芽长叶,一片片嫩绿,格外亮眼。村里通知,蚕种这几天就要到了,请各家做好准备。一家人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期待着,奶奶也一遍遍地清点着蚕室里的物件。一天早上,我刚睡醒起床,奶奶就笑眯眯地告诉我:“昨天晚上蚕种到家了。”“是什么样子的?”我又惊喜又好奇。奶奶领着我来到蚕室外,先让我在生石灰粉上踩一踩鞋底,这才准许我进去。早春时节,外面还有些寒意,蚕室里却暖融融的。奶奶特地生了炉子,木架子外面罩着一层尼龙纸,蚕种就像住进了一座温暖的小宫殿。奶奶指给我看,那些蚕种,竟比芝麻还要细小。我问奶奶蚕宝宝什么时候才能钻出来,奶奶一脸慈祥:“今天晚上就能看到。”

蚕种在温暖的室内静静孵化,到了晚上,奶奶一脸兴奋地告诉大家,蚕宝宝都孵出来了。我再进蚕室一看,只见一条条黑黑的,比蚂蚁还要小的蚕,有的还调皮地爬到处处。这么小的蚕怎么这么捉?手这么大,一不小心就会把它们捏坏。奶奶微微一笑,拿出一根消过毒的白鸭羽毛,手微微颤着,轻轻地、轻轻地沿着

匾底一拂,小蚕儿便乘着羽翅,聚到了一起。她再轻轻一抖羽毛,小蚕儿就回到了同伴中间。

小蚕吃的桑叶必须又嫩又新鲜,奶奶每天早早起床,趁着露水未干,就去桑田里采摘。回到家,再用干净的布把桑叶上的水珠和灰尘擦拭一遍又一遍,直到叶面干干净净。接着,她用剪刀把桑叶剪成细小的碎片,轻轻撒在小蚕身上,让它们安心进食。我们几乎看不清这些小家伙是怎么吃的,可过一阵子,桑叶上就布满了坑坑洼洼的小洞。为了照顾好蚕宝宝,奶奶常常半夜还要起来,看蚕室温度是否合适,要不要给它们添食。

在奶奶的精心照料下,小蚕们一天天吃了睡,睡了吃,不知不觉从一龄长到二龄,原本黑黑的小不点慢慢变白;再到三龄、四龄,生长速度快得惊人。等到五龄,每条蚕都白白胖胖的,有大人小手指那么粗了。原先只占巴掌大的地方,如今摆满了十几个大竹匾。奶奶每次端匾,都要双手紧紧抓住匾沿,十几个竹匾端进端出一趟,就累得汗流浹背。

这时的大蚕胃口也大得惊人,每天要吃掉好几箩筐桑叶。有时候奶奶忙不过来,就拉上我这个小手帮手一起去桑园采摘,不管老叶嫩叶,一股脑从枝条上撸下来。我和奶奶比赛谁摘得多,遇上紫红诱人的桑果,我们就停下来饱餐一顿,桑园里回荡着一老一小的欢笑声。我们的手上沾满桑树白白的汁水,黏糊糊的。两大筐桑叶,我和奶奶挑不回去,只好喊来父亲帮忙。

回到家,奶奶又忙个不停。有些桑叶偏干,她就舀上干净的水轻轻洒在上面,让桑叶吸足水分,变得鲜嫩。饿了一阵的蚕儿晃着脑袋觅食,奶奶用她清瘦的手,把竹匾一个个端出来,均匀撒上桑叶,再一个个端回去。等所有蚕都吃上食,蚕室里便响起一片美妙的“沙沙沙”声。每条蚕都在拼命啃食,约莫半个小时,匾里的桑叶就被吃得干干净净,蚕儿们仿佛又胖了一圈。

趁蚕休眠的时候,奶奶用剃刀把干净的稻草铡成长短一致的小段,均匀铺在两根草绳中间,约莫十米长。再请爷爷帮忙,从一端用一个能转的机器把两股绳子一起卷起来。奶奶在前面按住一头,跟着爷爷转动的节奏往后退,不一会儿,蓬松的稻草就卷

成了一条条滚圆的“稻草龙”。他们一共做了十来条,我好奇地问奶奶:“这些是做什么用的?难道是给我当玩具吗?”奶奶听了哈哈大笑,神秘地说,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

忽然有一天,这些大蚕不再吃桑叶了,许多蚕身体变得透明,昂着头,有的还不停晃动,像是在寻找什么。奶奶见状又忙碌起来,嘴里念叨着:“蚕宝宝要上山哩!蚕宝宝要上山哩!”她和爷爷先在蚕室地上铺一层稻草,再把“稻草龙”摆好,然后端出竹匾,专挑身体透明的蚕,轻柔又均匀地放到“稻草龙”上。蚕儿们到了新地方,晃着脑袋,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。等所有蚕都安置妥当,奶奶便关好蚕室的窗,拉上帘子,关上房门,不准小孩和猫狗进去,有时干脆像门神一样守在门口。

大约过了两天,奶奶主动打开蚕室的门,展现在眼前的,是“稻草龙”上一个个洁白的蚕茧,像一朵朵盛开的小花。我这才明白“稻草龙”的用处,从心底佩服奶奶的智慧。只是这时的茧,奶奶只许我们看,不许我们摸。

又过了几天,奶奶东挑一个,西选一个,拿起蚕茧先捏一捏软硬,再放在耳边轻轻摇晃,细细辨别里面的声响,像医生给病人诊病一般。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摇了摇,只听见里面传来轻巧的响动。接着,奶奶在我惊讶的目光中,拿起剪刀在茧的一端轻轻剪开一个小口,眯眼往里一瞧,一脸惊喜:“变了,变了!”她又剪开几个,依旧念叨着:“变了,变了!”变成什么了?我凑过去仔细一看,白白胖胖的蚕宝宝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黄褐色的蚕蛹。

接下来,全家在奶奶的指挥下一起摘茧,一天工夫就全部摘完,再仔细分拣,挑出次品。几大筐雪白的蚕茧堆得像小山,父亲挑去收购站卖掉,奶奶看着,满意地笑了……

忙完这一批,奶奶并没有闲着,她又把蚕室彻底打扫、消毒,准备迎接下一批蚕种……

“妈妈,你看我的蚕茧漂亮吗?”女儿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。“漂亮!”我笑眯眯地回应,“不过以前大奶奶养的蚕茧,更漂亮呢。”

“太奶奶也养过蚕?”

“养过,还养过好多多呢……”

## 江南春语

□ 曹海兵

打开江南的春天,她是一阙清新婉约的词,一幅淡墨晕染的画,一曲悠扬流转的歌,在时光深处,静静吟唱着生命的盎然生机。风里裹着草木的清香与泥土的温润,漫过青瓦白墙,掠过小桥流水,把每一寸烟火人间,都染成了温柔的模样。

东湖的风最先带来春的消息,柔柔的,让整个江南都醒了过来。叔同公园的草地上,沉睡的花瓣底下,草芽儿探出毛茸茸的小脑袋,在风中交头接耳。草尖随风摇曳,似在低语,又像与春风追逐嬉戏。湖畔的垂柳抽了新芽,万千柳丝如少女初沐的青丝,柔软地垂落。那点点新绿,莹润欲滴,好似碧玉缀在枝头。柳梢轻点水面,漾开圈圈涟漪,仿佛正与湖水说着缠绵的情话。

桃花是春日里颜色最鲜亮的。粉的娇媚,白的高洁,层层叠叠挤满了枝条。一片片薄如蝉翼的花瓣下,藏着点点娇嫩的鹅黄。而那些未开的蓓蕾,则如一颗颗圆鼓鼓的玛瑙,缀在枝头。风过处,淡淡的花香弥漫开来,直直地往人鼻腔里钻,让人从头到脚都酥软在这春光里。

若是你问我,江南的春雨是什么滋味?来南河头走一遭便知道了。那雨丝飘在脸上,是母亲轻抚额头的温柔,带着些许凉意,却让人心头一暖。走在莫氏庄园里,脚下的青石板被雨水洗得发亮,每一道纹路都像在诉说一段陈年往事。雨声嘀嗒,清脆又绵长,像是时光老人不紧不慢地打着节拍。巷子深处,那些老屋静默地站着,白墙上的水痕是岁月的掌纹,黑瓦上的青苔是光阴的胡须。忽然一阵风吹来,带着半开木窗里飘出的花香,直往人心里钻——这时候便什么都懂了,原来所谓的江南,不过是雨丝、花香和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。

夜幕降临,坐上东湖的游船,更是另一番滋味。船桨划破水面,漾起细细的涟漪,两岸的景致缓缓后退,像一幅长长的画卷,在眼前徐徐展开。这时候,若再捧一杯新茶,看茶烟与雨雾缠在一起,随风飘散——这般光景,大概便是神仙般的日子了。恍惚间竟分不清是船在走,还是画在移。

如果城市是一部永不停歇的纪录片,那么江南的春天就是一首温柔的小夜曲。它轻轻按下暂停键,引你步入一片被绿意浸润的宁静。在这里,生命不再是赶路,而是从容地呼吸,是与万物一同生长的感动。不必追赶时光,只需静下来,看草长莺飞,听雨落花开,便可知晓江南春天的真谛。

## 缝隙里的春天

□ 毛建良

前几日中午,我在老家吃完饭,坐在廊屋头晒太阳。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,正惬意时,我一扭头,瞧见廊屋西墙根落水管下的水泥池子里,竟冒出一棵芥菜。这池子四周都是硬邦邦的水泥,芥菜在这儿冒出来,格外扎眼,让人忍不住好奇。

我蹲下细看,那水泥池缝隙窄得蚂蚁都难钻,池边磨得发白,缝里积了些灰尘。我直纳闷,这小种子咋在这儿扎根的?想来,该是某个春雨绵绵的日子,它悄悄在这里发了芽。可转念一想,那得是多大的运气,又多倔强的念头,才敢把一粒种子托付给这么一个地方?

这地方条件恶劣,可芥菜没怕。它的根在黑缝里奋力延伸,拼命寻找立足之地,看着真让人佩服。叶子拼命往上蹿,偶尔从落水管滴落的水珠,便是它全部的滋养。渐渐地,芥菜枝叶繁茂,把水泥池全盖住了。远远望去,如一团翠绿的云朵,在坚硬的水泥间绽放生机。

看着这棵芥菜,我不得不起小时候在田埂上玩耍的情景。那时候,田埂上总能看到野草从裂缝里钻出来,在翻过的土地里扎根。有一年大旱,庄稼都快焉了,可野草却依然挺立。奶奶常说,草比人更懂什么叫活着——不挑地方,不伺时节。

由此想到,世间顽强的生命何止田埂上的野草,还有那些在更险峻环境中绽放的生灵。就像有时我们爬山,抬头总能看到悬崖上的花,它们扎根于岩壁的缝隙中,不管风霜雨雪,依旧开得热烈灿烂。它们和芥菜一样,不嫌土壤贫瘠,只要一缕阳光、一滴雨露,便能奋力生长。

我轻轻摸了摸芥菜的叶子,叶片看似柔软,却透着一股不容小觑的韧劲。这也让我想到那些在生活缝隙中努力的人。小区门口卖早点的李婶,小小的摊位上只有一张小桌,如同生活留给她的的一道窄缝。每天凌晨四点,她就在这“缝隙”中忙碌起来,蒸笼热气腾腾,豆浆锅咕嘟作响,即使双手磨出茧子、烫出疤痕,她脸上也总是挂着笑容,说“日子再难,也得笑着过”。她的早点摊,在清晨的寒风里,用一碗碗热豆浆、一个个热包子,给大家带来生活的温度。巷口修电器的张大爷,昏暗狭小的修车铺是他的“缝隙”。他身有残疾却意志坚定,每天哼着小曲,认真修理每一辆车,凭着一双粗糙的手,在这方小天地里撑起了日子。他的模样平凡朴素,却和那棵芥菜一样,自带力量。

我站起身,再次望向那棵芥菜,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向我诉说着生命的倔强与春天的希望。